宋史/卷3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八十七 ◄

宋史
卷三百八十八　列傳第一百四十七

► 卷三百八十九

周執羔

周執羔，字表卿，信州弋陽人。宣和六年舉進士，廷試，徽宗擢為第二。授湖州司士曹事，俄除太學博士。

建炎初，乘輿南渡，自京師奔詣揚州，不及，遂從隆祐太后于江西，還覲會稽。尋以繼母劉疾，乞歸就養，調撫州宜黃縣丞。時四境俶擾，潰卒相挺為變，令大恐，不知所為，執羔諭以禍福，皆斂手聽命。既又詆其黨，執首謀者斬以徇。邑人德之，至繪像立祠。

紹興五年，改秩，通判湖州。丁母憂，服闋，通判平江府。召為將作監丞。明年春，遷太常丞。會始議建明堂，大樂久廢不修，詔奉常習肄之，訪輯舊聞，庀閱工器，製作始備。累遷右司員外郎。

八月，擢權禮部侍郎，充賀金生辰使。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，賞典既厚，願行者多納金以請，執羔始拒絕之。使還，兼權吏部侍郎。請賜新進士聞喜宴於禮部，從之。軍興廢此禮，至是乃復。同知貢舉。舊例，進士試禮部下，歷十八年得免舉，又四試禮部下，始特奏名推恩。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，士論喧嘩，為減三年以悅眾。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，繇此忤檜，御史劾罷之。

又六年，起知眉州，徙閬州，又改夔州，兼夔路安撫使。夔部地接蠻獠，易以生事。或

告溱、播夷叛，其豪帥請遣兵致討，執羔謂曰：「朝廷用爾為長，今一方繹騷，責將焉往，能盡力則貰爾，一兵不可得也。」豪懼，斬叛者以獻，夷人自是皆惕息。三十年，知饒州，尋除敷文閣待制。

乾道初，守婺州，召還，提舉佑神觀兼侍講。首進二說，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，立國在節用愛人。二年四月，復為禮部侍郎。孝宗患人才難知，執羔曰：「今一介干進，亦蒙賜召，口舌相高，殆成風俗，豈可使之得志哉！」上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一日侍經筵，自言「學《易》知數，臣事陛下之日短」，已乃垂涕，上惻然。即拜本部尚書，升侍讀，固辭，不許。

方士劉孝榮言《統元曆》差，命執羔厘正之。執羔用劉義叟法，推日月交食，考五緯贏縮，以紀氣朔寒溫之候，撰《曆議》、《曆書》、《五星測驗》各一卷上之。

上嘗問豐財之術，執羔以為蠹民之本，莫甚於兵。古者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。今尺籍之數，十倍於此，罷癃老弱者幾半，不汰之其弊益深。論：「和糴本以給軍興，豫凶災。蓋國家一切之政，不得已而為之。若邊境無事，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斂，可乎？舊糴有常數，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。今諸路枯旱之餘，蟲螟大起，無以供常稅，況數外取之乎？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，輕重行之，災甚者蠲之可也。」上矍然曰：「災異如此，乃無一人為朕言者！」即詔從之。

充安恭皇后菆宮按行使，日與閹人接，卒事未嘗交一談，閹亦服其長者，不怨也。拜疏求去，上謂輔臣曰：「朕惜其老成，宜以經筵留之。」除寶文閣學士，提舉佑神觀。上曰：「遂除龍圖可也。」經筵二年，每勸上以辨忠邪、納諫爭，上深知其忠。

明年三月，告老，上諭曰：「祖宗時，近臣有年逾八十尚留者，卿之齒未也。」命卻其章。閏月，復申前請。上度不可奪，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，賜茶、藥、御書，恩禮尤渥，公卿祖帳都門外，搢紳榮之。時閩、粵、江西歲饑盜起，執羔陛辭以為言，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。乾道六年卒，年七十七。

執羔有雅度，立朝無朋比。治郡廉恕，有循吏風。手不釋卷，尤通于《易》。

王希呂

王希呂，字仲行，宿州人。渡江後自北歸南，既仕，寓居嘉興府。乾道五年，登進士科。孝宗獎用西北之士，六年，召試，授秘書省正字。除右正言。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，再除簽書樞密院事，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。上疑其合黨邀名，責遠小監當，既而悔之，改授宮觀。方說之見用，氣勢顯赫，後省不書黃，學士院不草詔，皆相繼斥逐，而希呂復以身任怨，去國之日，屏徒御，躡履以行，恬不為悔。由是直聲聞於遠邇，雖以此黜，亦以此見知。出知廬州。

淳熙二年，除吏部員外郎，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。淮右擇帥，上以希呂已試有功，令知廬州兼安撫使。修葺城守，安集流散，兵民賴之。加直寶文閣、江西轉運副使。

五年，召為起居郎，除中書舍人、給事中，轉兵部尚書，改吏部尚書，求去，乃除端明殿學士、知紹興府。尋以言者落職，處之晏如。

治郡百廢俱興，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。天性剛勁，遇利害無回護意，惟是之從。嘗論近習用事，語極切至，上變色欲起，希呂挽御衣曰：「非但臣能言之，侍從、臺諫皆有文字來矣。」佐漕江西，嘗作《拳石記》以示僚屬，一幕官舉筆塗數字，舉坐駭愕，希呂覽之，喜其不阿，薦之。

居官廉潔，至無屋可廬，由紹興歸，有終焉之意，然猶寓僧寺。上聞之，賜錢造第。後以疾卒於家。

陳良祐

陳良祐，字天與，婺州金華人。年十九，預鄉薦，間歲入太學。紹興二十四年，擢進士第。調興國軍司戶，未上，有薦於朝者，召除太學錄、樞密院編修官。中丞汪澈薦除監察御史，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。隆興元年，出為福建路轉運副使。丁父憂，服闋，乾道三年，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，遷起居郎。尋除左司諫。

首言會子之弊，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。上曰：「朕積財何用，能散可也。」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，收銅版勿造，軍民翕然。未幾，戶部得請，改造五百萬。又奏：「陛下號令在前，不能持半歲久，以此令民，誰能信之？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，遂不可為國乎？」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，屢爭之不得，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，俟通行漸收之，常使不越千萬之數。

上銳意圖治，以唐太宗自比，良祐言：「太宗《政要》願賜省覽，擇善而從，知非而戒，使臣為良臣，勿為忠臣。」上曰：「卿亦當以魏徵自勉。」

又言：「陛下躬行節儉，弗殖貨利。或者託肺腑之親，為市井之行，以公侯之貴，牟商賈之利。占田疇，擅山澤，甚者發舶舟，招蕃賈，貿易寶貨，糜費金錢。或假德壽，或託椒房，犯法冒禁，專利無厭，非所以維持紀綱，保全戚畹。願嚴戒敕，苟能改過，富貴可保，如其不悛，以義斷恩。」

時左相丁外艱，詔起復，良祐言：「起復非正禮，今無疆場之事，宜使之終喪。」遂寢。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，同知貢舉，除給事中，兼直學士院，遷吏部侍郎。尋除尚書。

時議遣泛使請地，良祐奏：

「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，然詞莫貴於僉同，不可不察；博訪歸於獨斷，不可不審。固有以用眾而興，亦有以用眾而亡；固有以獨斷而成，亦有以獨斷而敗。今遣使乃啟釁之端，萬一敵騎犯邊，則民力困於供輸，州郡疲於調發，兵禍結，未有息期。將帥庸鄙，類乏遠謀，對君父則言效死，臨戰陣則各求生。有如符離之役，不戰自潰，瓜洲之遇，望敵驚奔，孰可仗者？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。且今之求地，欲得河南，曩歲嘗歸版圖，不旋踵而又失，如其不許，徒費往來，若其許我，必邀重幣。經理未定，根本內虛，又將隨而取之矣。向之四郡得之亦勤，尚不能有，今又無故而求侵地，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？況止求陵寢，地在其中，曩亦議此，觀其答書，幾於相戲。凡此二端，皆是求釁。必須遣使，則祈請欽宗梓宮，猶為有辭。內視不足，何暇事外？邇者未懷，豈能綏遠？」

奏入，忤旨，貶瑞州居住，尋移信州。九年，許令自便。淳熙四年，起知徽州，尋除敷文閣待制、知建寧府，卒。

李浩

李浩，字德遠，其先居建昌，遷臨川。浩早有文稱。紹興十二年，擢進士第。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，同年皆見之，或拉浩行，毅然不往。調饒州司戶參軍、襄陽府觀察推官，連丁內外艱，繼調金州教授，改太常寺主簿，尋兼光祿寺丞。

輪對，首陳《無逸》之戒，且言：「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特異，待之過，非其福。」上悟，旋令就第。自秦檜用事，塞言路，及上總攬權綱，激厲忠讜，此習尚存，朝士多務慎默。至是命百官轉對，浩與王十朋、馮方、查籥、胡憲始相繼言事，聞者興起。

浩不安於朝，請祠，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。孝宗即位，以太常丞召。時張浚督師江、淮，宰相多抑之，浩引仁宗用韓琦、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，乞戒諭令同心協濟。兼權吏部郎官。浩雅為湯思退所厚，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，因薦浩。及對，乃明示不同之意，二人皆不樂。踰年，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。

在王府多所裨益，且因事以及時政，書之於冊，幸上或見之，王亦素所愛重。他日外補，累年以歸，王喜曰：「李直講來矣。」未幾，宰相召為郎者四人，將進用之，尤屬意浩。浩嘿然無一辭，同舍皆遷，浩獨如故。

逾年，浙河水災，詔郎官、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，浩謂上憂勞如此，今何可不言，即奏疏指論近臣，並及宰執惟奉行，臺諫多迎合，百執事顧忌畏縮。反覆數千言，傾倒罄竭，見者悚慄。上不以為忤，執事者深忌之。

乞外，得台州。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，訓練官貪殘失眾心，不逞者因謀作亂，忽露刃於庭，浩謂之曰：「汝等欲為亂乎？請先殺我。」眾駭曰：「不敢。」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，迄無事。除直秘閣。並海有宿寇，久不獲，浩募其徒，自縛贖罪，即得其魁。

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，囊橐為姦，事覺，械繫之，死獄中，盡籍其家，徙其妻孥。權貴人教其家訟冤，且誣浩以買妾事，言者用是擠之。疏方上，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：「李浩為郡，獲罪豪民，為其所誣，臣考其本末甚白。」上顧曰：「守臣不畏強禦，豈易得邪？」且問章安在，珙袖出之，遂留中不下。大理觀望，猶欲還其所沒貲，上批其後曰：「台州所斷至甚允當，鄭憲家資，永不給還，流徙如故。」浩始得安。

明年，除司農少卿。時朝廷和糴米八萬，董其事者賤糴濕惡，隱克官錢，戶部不敢詰。浩白發其姦，下有司窮竟。戶部欲就支稽見數，大理附會之，浩爭曰：「非但惠姦，且虧軍食。」上是其言。會大理奏結他獄，上顧輔臣曰：「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。」已而卿缺，又曰：「無以易浩。」遂除大理卿。

時上英明，有大有為之志，廷臣不能奉行，誕慢苟且，依違避事。浩前在司農，嘗因面

對，陳經理兩淮之策，至是為金使接伴還，奏曰：「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，盡為廢地，心嘗痛之。條畫營屯，以為恢復根本。」又言：「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，願戒將吏嚴備禦，無規微利近功。日與大臣修治具，結人心，持重安靜，以俟敵釁。」上悉嘉納。

宰相議遣泛使，浩與辨其不可，至以官職詆之，浩怒，以語觸之，且力求外。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。有尚書郎入對，論及擇帥事，上曰：「如廣西，朕已得李浩矣。」又諭大臣曰：「李浩營田議甚可行。」大臣莫有應者。

浩至郡，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，歲久不治，命疏而通之，民賴其利。邕管所隸安平州，其酋恃險，謀聚兵為邊患，浩遣單使諭以禍福，且許其引赦自新，即日叩頭謝過，焚徹水柵，聽太府約束。

治廣二年，召還，入對，論俗不美者八，其言曰：「陛下所求者規諫，而臣下專務迎合，所貴者執守，而臣下專務順從；所惜者名器，而僥倖之路未塞；所重者廉恥，而趣附之門尚開；儒術可行，而有險詖之徒；下情當盡，而有壅蔽之患；期以氣節，而偷惰者得以苟容；責以實效，而誕慢者得以自售。」上問誕慢謂誰，浩具以實對。翌日，謂宰相曰：「李浩直諒。」遂除權吏部侍郎。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，黨與非一，自浩之入，已相側目，且欲以甘言誘之，浩中立不倚，拒弗納。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強狠之資，挾奸諛之志，置之近列，變亂黑白。未及正謝而罷。

乾道九年，提舉太平興國宮。明年夏，夔路闕帥，命浩以秘閣修撰寵其行。夔有羈縻州曰思州，世襲為守則田氏，與其猶子不協，將起兵相攻，浩草檄遣官為勸解，二人感悟，歃血盟，盡釋前憾，邊得以寧。逾年，以疾請祠，提舉玉隆萬壽宮，命未至，以淳熙三年九月卒，年六十一。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，詔特贈集英殿修撰。

浩天資質直，涵養渾厚，不以利害動其心。少力學為文辭，及壯益沈潛理義。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，忠憤激烈，言切時弊，以此見忌於眾。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，不知者以為傲，或譖於上前，上謂：「斯人無他，在朕前亦如此，非為傲者。」小人憚之，誘以祿利，正色不回，謀害之者無所不至，獨賴上察其衷，始終全之。為郡尤潔己，自海右歸，不載南海一物。平生奉養如布衣時，風裁素高，人不敢干以私云。

陳橐

陳橐，字德應，紹興餘姚人。入太學有聲，登政和上舍第，教授寧州。以母老改台州士曹，治獄平允。更攝天臺、臨海、黃岩三邑，易越州新昌令，皆以愷悌稱。

呂頤浩欲援為御史，約先一見，橐曰：「宰相用人，乃使之呈身耶？」謝不往。趙鼎、李光交薦其才。紹興二年五月，召對，改秩。六月，除監察御史，論事不合。八月，詔以宰邑有治行，除江西運判。瑞昌令倚勢受賂，橐首劾罷之。期年，所按以十數，至有望風解印綬者。

以母年高，乞歸養，詔橐善撫字，移知台州。台有五邑，嘗攝其三，民懷惠愛，越境歡迎，不數月稱治。母喪，邦人巷哭，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，請起橐。詔橐清謹不擾，治狀著聞，其敕所在州賜錢三十萬。橐力辭，上謂近臣曰：「陳橐有古循吏風。」終喪，以司勳郎中召。

累遷權刑部侍郎。時秦檜力主和議，橐疏謂：「金人多詐，和不可信。且二聖遠狩沙漠，百姓肝腦塗地，天下痛心疾首。今天意既回，兵勢漸集，宜乘時掃清，以雪國恥；否亦當按兵嚴備，審勢而動。舍此不為，乃遽講和，何以繫中原之望。」

既而金厚有所邀，議久不決，將再遣使，橐復言：「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。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，遂謂其有意於和，臣以為不然。且金之立豫，蓋欲自為捍蔽，使之南窺。豫每犯順，率皆敗北，金知不足恃，從而廢之，豈為我哉？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，則必以豫為戒，故捐以歸我。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，曾未淹歲，反覆如此。且割地通和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，而同州之橋，至今存焉。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，恐其假和好之說，騁謬悠之辭，包藏禍心，變出不測。願深鑒前轍，亦嚴戰守之備，使人人激厲，常若寇至。苟彼通和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。如其不然，決意恢復之圖，勿循私曲之說，天意允協，人心響應，一舉以成大勳，則梓宮、太后可還，祖宗疆土可復矣。」檜憾之。橐因力請去。未幾，金果渝盟。

除徽猷閣待制、知潁昌府。時河南新疆初復，無敢往者，橐即日就道。次壽春則潁已不守。改處州，又改廣州。兵興後，廣東盜賊無寧歲，十年九易牧守。橐盡革弊政，以恩先之。留鎮三年，民夷悅服。

初，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，會郴寇駱科犯廣西，詔遣京討之。橐奏：「廣東累年困於寇賊，自京移屯，敵稍知畏。今悉軍赴廣西，則廣東危矣。」檜以橐為京地，坐稽留機

事，降秩。屢上章告老，改婺州，請不已，遂致仕。又十二年，以疾卒於家，年六十六。

橐博學剛介，不事產業，先世田廬，悉推予兄弟。在廣積年，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。既謝事歸剡中，僑寓僧寺，日糴以食，處之泰然。王十朋為《風土賦》，論近世會稽人物，曰：「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」云。

胡沂

胡沂，字周伯，紹興餘姚人。父宗伋，號醇儒，能守所學，不逐時好。沂穎異，六歲誦《五經》皆畢，不忘一字。紹興五年進士甲科，陸沉州縣幾三十載，至二十八年，始入為正字。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，吏部員外郎。轉右司，以憂去，終喪還朝。孝宗受禪，除國子司業、鄧王府直講，尋擢殿中侍御史。

有旨侍從、臺諫條具方今時務，沂言：「守禦之利，莫若令沿邊屯田。前歲淮民逃移，未復舊業，中原歸附，未知所處。俾之就耕，可贍給，省餉饋。東作方興，且慮敵人乘時驚擾，宜聚兵險隘防守。」詔行其言。

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黷貨不恤士卒之罪，詔罷殿前司職事，與祠。沂再言其二十罪，遂落太尉，婺州居住。

沂又言：「將臣定十等之目，令其舉薦，施之擇將之頃則可，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。夫設武舉，立武學，試之以弓馬，又試之以韜略之文、兵機之策，蓋將有所用也。除高等一二名，餘皆吏部授以榷酤、征商，所養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養，願詔大臣詳議，中舉者定品格，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，則人人思奮，應上之求矣。」從之。

時龍大淵、曾覿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事，張震、劉珙、周必大相繼繳回詞命。沂論其市權招士，請屏遠之，未聽，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。沂累章，益懇切，曰：「大淵、覿不屏去，安知無柳宗元、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。」好進者嫉其言，共排之，沂亦以言不行請去，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。

乾道元年冬，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讀，尋兼侍講，進中書舍人、給事中。進對，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，上曰：「三代盛時如此。卿職在繳駁，事有當然，勿謂拂君相不言。」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。

沂奏：「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，歲且一紀，歷月閱時，不無牴牾。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，此法可行不可行，此條當革不當革，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為一書，頒之中外，庶可戢吏胥之姦。」詔行之。尋以目疾丐祠。

六年，出為徽猷閣待制、知處州。復引疾奉祠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。八年，以待制除太子詹事，尋復拜給事中，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，又改侍讀。上顧沂厚，有大用意，而沂資性恬退，無所依附，數請去。

虞允文當國，希旨建策復中原，沂極論金無畔，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，數梗其議。遂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宮。

淳熙元年卒，年六十八。方疾革，整容素冠不少惰，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。謚「獻肅」。

唐文若

唐文若，字立夫，眉山人。父庚在《文苑傳》。文若少英邁不群，為文豪健。登進士第，分教潼川府。給事中勾濤薦自代，詔赴行在所，既至，而勾濤出，不得見。文若奏書闕下，略曰：「昔漢高慢士，四皓去之，而西鄙少廉恥之人；光武禮賢，嚴光友之，而東都多節義之士。陛下屈萬乘之尊，駐蹕東南，兩宮將歸，五路初復，正宜市朽骨，式怒蛙，以來豪傑，與之共治，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？」書奏，翌日召對便殿，高宗大悅，特旨改合入官，通判洋州。洋西鄉縣產茶，亙陵谷八百餘里，山窮險，賦不盡括。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，園戶避苛斂轉徙，饑饉相藉，文若力爭之，賦迄不增。

再通判遂寧府。會大水，民多漂死，文若至城上，發庫錢募遊者，振活甚眾。又力請於朝，除田租二萬一千頃，免場務稅二十餘所，築長堤以捍水勢，自是無水患。

秦檜死，上訪蜀士于魏良臣，以文若對。二十六年，以光祿丞召，改秘書郎，為《文思箴》以獻，其略曰：「於赫我皇，兵既休矣。兵休如何？莫若治兵。居安思危，邦乃攸寧。爰整其旅，文王以興。載舞干羽，舜仁用成。向戌弭兵，《春秋》所懲。蕭俯去兵，禍亂乃萌。師則多矣，軍則強矣。縱弛不繩，猶曰無人。兵非以殘，以兵休兵。」凡千五百餘言。自檜主和，朝論諱言兵，故文若以此風焉。

遷起居郎。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，上深納之。將命以掌制，時有為宣和執政請恩，為司諫淩哲所彈，文若喜其直，作《禾黍詩》以美之。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己，劾文若狂誕，出知邵州。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，可改近郡。

知饒州，興學宮，減田租奇耗二萬石，又請歲糴常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，農末俱利，而粟不腐，遂以著令。餘干嘗有劇盜，巡尉不能制，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。加直敷文閣，移知溫州。三十一年，召為宗正少卿。

金人犯邊，文若求對，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。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、杜莘老、馬驥才皆可用，復除起居郎。時諸將北出，捷書日聞，上下有狃志，獨文若憂之，圖上元嘉北伐故事。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，文若對曰：「願陛下深察大勢，趨策之長而避其短，無循前代軌轍，則大善。」

未幾，諸軍退守，金主自將，圍大將王權于歷陽，權遁，淮南盡沒。詔百官廷議，文若畫三策，一請上親征，二乞遣大臣勞軍，三乞起張浚。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，眾遂列奏上之，不報。

文若尋面對，上問曰：「今計安出，卿熟張浚否？」文若曰：「浚守道篤學，天下屬望，今四十年，天不死浚嶺海，正為今日。」上矍然曰：「援浚者多，非卿無以發此。」數日，遣楊存中護江上軍，緩親征之期，起浚知平江府，蓋上以浚雖忠愨，喜功，將士多不附。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眾，尋改浚鎮建康府，將以為江淮宣撫使，中沮之而止。

乘輿幸江表，以起居郎兼給事中，直學士院，同群司居守。駕還，遷中書舍人。上將內禪，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，文若既書黃，因過周必大誦聖德，而疑名稱未安，歸白宰相，請更黃，堂吏不可，文若執不已，宰相以聞。詔改稱本生親，尋又改宗室子偁，其後詔稱皇兄。

孝宗嗣位，張浚以右府都督江、淮軍事，文若時以疾請外，除敷文閣待制，知漢州，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。浚使行邊按守備，多所罷行者。未還，除知鼎州，改江州。

明年，浚入相，都督府罷。其冬，金復大入，官軍悉戍淮。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，以定民志，奏籍鄉丁五萬，訓練有法，人倚以固。解嚴，和糴大起，郡之數八萬，文若以民勞，堅請得減什三。旋請祠，章三上未報。

乾道元年卒，年六十。贈左通奉大夫。

李燾

李燾，字仁甫，眉州丹棱人，唐宗室曹王之後也。父中登第，知仙井監。燾甫冠，憤金仇未報，著《反正議》十四篇，皆救時大務。紹興八年，擢進士第。調華陽簿，再調雅州推官。改秩，知雙流縣。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，燾曰：「若忍墜先訓乎？盍歸思之。」三日復來，迄悔艾無訟。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，燾置之理，豪強斂跡。於是以餘暇力學。

燾恥讀王氏書，獨博極載籍，搜羅百氏，慨然以史自任，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。仿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例，斷自建隆，迄于靖康，為編年一書，名曰《長編》，浩大未畢，仍效光體為《百官公卿表》。史官以聞，詔給劄來上。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。

知榮州。榮因溪為隍，夏秋率苦水潦，燾築防捍之。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，入境，劾守令不職者四人。縣多聚斂，燾括一路財賦額，通有無，酌三年中數，定為科約，上之朝，頒之州縣。

乾道三年，召對，首舉藝祖治身、治家、治官、治吏典故，以為恢復之法，乞增置諫官，許六察言事，請練兵，毋增兵，杜諸將私獻，覈軍中虛籍。

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。會慶節上壽，在郊禮散齋內，議權作樂，燾言：「漢、唐祀天地，散齋四日，致齋三日，建隆初郊亦然。自崇寧、大觀法《周禮》祭天地，故前十日受誓戒。今既合祭，宜復漢、唐及建隆舊制，庶幾兩得。」詔垂拱上壽止樂，正殿為北使權用。正除禮部郎中，言中興祭禮未備，請以《開寶通禮》、《嘉祐因革禮》、《政和新儀》令太常寺參校同異，修成祭法。

四年，上《續通鑒長編》，自建隆至治平，凡一百八卷。時《乾道新曆》成，燾言：「曆不差不改，不驗不用。未差無以知其失，未驗無以知其是。舊曆多差，不容不改，而新曆亦未有大驗，乞申飭曆官討論。」五年，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，尋兼實錄院檢討官。

子厓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。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，心慕之，嘗以所著《通論》五十篇見蜀帥張燾，欲應詔，不偶而止。其友晁公溯以書勉之，燾答以當修此學，必不從此舉。既不克躬試，於是命二子厓、墊習焉。至是，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厓文行可應詔，故有是命。

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，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，更張舊典。宰相以燾數言事，不樂，燾遂請去。除直顯謨閣、湖北轉運副使，陛辭，以欲速變古為戒。

又奏：「《禹貢》九州，荊田第八，賦乃在三，人功既修，遂超五等。今田多荒蕪，賦虧十八。」上命之條畫。既至，奏：「京湖之民結茅而廬，築土而坊，傭牛而犁，糴種而殖，穀苗未立，睥睨已多，有橫加科斂者。今宜寬侵冒之禁，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，廣收募之術，如咸平、元豐故事，勸課有勞者推恩。」詔從之。總餉呂遊問入奏燾攝其事。

歲饑，發鄂州大軍倉振之，僚屬爭執不可，燾曰：「吾自任，不以累諸君。」尋如數償之。遊問返，果劾燾專，上止令具析，不之罪也。

八年，直寶文閣，帥潼川兼知瀘州，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，奏乞戒茶馬司市敘州羈縻馬毋溢額，戒官民毋於夷、漢禁山伐木造舟，奏移鎖水于開邊舊池，皆報可。

淳熙改元，被召，適城中火，上章自劾。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，且言《長編》記魏王食肥彘，語涉誣謗，上曰：「憲臣按奏火數失實，職也，何預國史？」命成都提刑李蘩究火事，詔熙志貶二秩罷，燾止貶一秩。

燾及都門，乞祠，除江西運副，且許臨遣。或勸以方被讒，無及時事，燾曰：「聖主全度如此，竭忠所以為報。」遂奏：「日食、地震皆陰盛，主敵國小人，不可不慮。」且申「無變古、無欲速」兩言，又上《快箴》，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，上曰：「朕當揭之座右。」進秘閣修撰、權同修國史、權實錄院同修撰。

燾為左史時，嘗乞復行明堂禮，謂「南郊、明堂初無隆殺，合視圜壇，特免出郊浮費。」至是申言之，詔集議，嬖幸沮止。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，申其說，始克行。權禮部侍郎。

七月壬戌，雷震太祖廟柱，壞鴟尾，有司旋加修繕。燾奏非所以畏天變，當應以實。上諭大臣：「燾愛朕，屢進讜言。」賜金紫。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。

四年，駕幸太學，以執經特轉一官。燾論兩學釋奠：從祀孔子，當升范仲淹、歐陽修、司馬光、蘇軾，黜王安石父子；從祀武成王，當黜李勣。眾議不叶，止黜王雱而已。真拜侍郎，仍兼工部。

《徽宗實錄》置院已久，趣上奏篇，燾薦呂祖謙學識之明，召為秘書郎兼檢討官。夜直宣引，奏：「近者蒙氣蔽日，厥占不肖者祿，股肱耳目宜謹厥與。」賜坐。欲起，又留賜飲、賜茶。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。

九月丁酉，日當夜食，燾為社壇祭告官，伐鼓禮廢，特舉行。厔既中制科，為秘書省正字，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。父子同主史事，搢紳榮之。

燾感上知遇，論事益切，每集議，眾莫敢發言，獨條陳可否無所避。近臣復舉其次子墊應制科，以閣試不中程黜。厔偶考上舍試卷，發策問制科，為御史所劾，語連及燾，厔罷，燾亦知常德府。

初，政和末，澧、辰、沅、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，募人開邊，范世雄等附會擾民，建炎罷之。乾道間，有建請復置者，燾為轉運使，嘗奏不當復，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，田不能給。燾至是又申言之，請度田立額，且約帥臣張栻列奏，詔從之。境多茶園，異時禁切商賈，率至交兵，燾曰：「官捕茶賊，豈禁茶商？」聽其自如，訖無警。

累表乞閑，提舉興國宮。秋，明堂大禮成，以其首議，復除敷文閣待制。頃之，厔、墊繼亡，上欲以吏事紓燾憂，起知遂寧府。

七年，《長編》全書成，上之，詔藏秘閣。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，無失之略，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，卷第總目五卷。依熙寧修《三經》例，損益修換四千四百餘事，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。燾嘗舉漢石渠、白虎故事，請上稱制臨決，又請冠序，上許之，竟不克就。

又奏：「陛下即位二十餘年，志在富強，而兵弱財匱，與『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』異矣。」一日，召對延和殿，講臣方讀《陸贄奏議》，燾因言：「贄雖相德宗，其實不遇。今

遇陛下，可謂千載一時。」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，勸上力行之。上有功業不足之歎，燾曰：「功業見乎變通，人事既修，天應乃至。」 進敷文閣直學士，提舉佑神觀兼侍講、同修國史。薦尤袤、劉清之十人為史官。

十年七月，久旱，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，上亟施行。丁丑雨。一日宣對，燾言：「外議陛下多服藥，罕御殿，宮嬪無時進見，浮費頗多。」上曰：「卿可謂忠愛，顧朕老矣，安得此聲。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，他無費也。」遂因轉對，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。

太史言十一月朔，日當食心八分。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，因奏之曰：「心，天王位，其分為宋。十一月于卦為復，方潛陽時，陰氣乘之，故比他食為重，非小人害政，即敵人窺中國。」明日對延和殿，又及晉何曾譏武帝無經國遠圖。

十一年春，乞致仕，優詔不允。上數問其疾增損，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，燾曰：「臣子戀闕，非老病，忍乞骸骨。」因叩价時事，勉以忠藎。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，猶手劄贊廟堂行之。

病革，除敷文閣學士，致仕。命下，喜曰：「事了矣。」口占遺表云：「臣年七十，死不為夭，所恨報國缺然。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，用人以昭陵為則。」辭氣舒徐，乃卒，年七十。

上聞嗟悼，贈光祿大夫。他日謂宇文价曰：「朕嘗許燾大書『續資治通鑒長編』七字，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，為序冠篇，不謂其止此。」

燾性剛大，特立獨行。早著書，檜尚當路，檜死始聞於朝。暨在從列，每正色以訂國論。張栻嘗曰：「李仁甫如霜松雪柏。無嗜好，無姬侍，不殖產。平生生死文字間。」《長編》一書用力四十年，葉適以為《春秋》以後才有此書。

有《易學》五卷，《春秋學》十卷，《五學傳授》、《尚書百篇圖》、《大傳雜說》、《七十二子名籍》各一卷，《文集》五十卷，《奏議》三十卷，《四朝史稿》五十卷，《通論》十一卷，《南北攻守錄》三十卷，《七十二候圖》、《陶潛新傳》並《詩譜》各三卷，《歷代宰相年表》、《唐宰相譜》、《江左方鎮年表》、《晉司馬氏本支》、《齊梁本支》、《王謝世表》、《五代將帥年表》合為四十一卷。

謚「文簡」，累贈太師、溫國公。子庠、　　、塾、壁、　　。庠，著作郎；　　，夔州路提點刑獄；壁、　　皆執政，別有傳。

論曰：執羔宿德雅度，在經筵，忠忱啟沃，以口舌相高為戒。希呂剛直懇切，有古引裾風。良佑力止泛使，懼開釁端，忤旨竄斥而甘心焉。李浩獨不造秦熹，陳橐以呈身為恥，文若譏休兵，胡沂斥閹宦，其清風苦節，終始弗渝。高、孝之世，李燾恥讀王氏書，掇拾禮文殘缺之餘，粲然有則，《長編》之作，咸稱史才，然所掇拾，或出野史，《春秋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